

古今史論大觀後編卷之六

江陰繆筱珊先生鑒定

華亭雷瑒編輯

秦始皇論

朱錫鬯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為國不本於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于太子之師傅而范雎為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為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軻以匕首劫始皇幾搃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望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為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為法所制宜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為衆惡之所歸以至于亡豈不哀哉蓋吾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于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為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其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為快不曰嫪毐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既滅秦方以為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文訛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為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為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為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非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于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世以變古罪始皇不知變者也三皇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是以董子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秦人繼大亂之後其道固不能無異矣麻冕禮也而今也純儉則孔子從眾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又曰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然則變也者聖人所以通天下之窮也古之治天下者至於周而窮矣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言周之為治兼二代之所有而增二代之所無雖有聖人無以加之也夫無以加之則窮之道也故自平王東遷而諸侯並爭天下大亂及戰國而知者騁其謀勇者奮其力以先王之道為迂闊三代禮樂掃地無遺及秦有天下遂乃燔燒詩書投棄俎豆敝造百度自成一代之治秦滅漢興不能反古叔孫通之徒襍采秦儀而用之於是上自朝廷下至鄉黨皆秦之流風遺俗而成周之文固已不可見矣然則周秦之際古今之交也雖欲無變不可得也古者天下之地天子不得而私焉天下之田農夫不得而私焉秦廢封建而盡以天下之地歸天子廢井田而盡以天下之田予農夫於古人之意失之遠矣然而其事簡易至今未有以易之也此皆古今之變而秦不與焉是故秦之所以二世而亡者非變古之罪以變古罪始皇不知變者也

秦始皇帝論中

俞樾

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祭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猶是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後李斯相秦用荀卿之說廢先王之制而壹用秦法後之論者因以為李斯罪而并罪荀卿子烏乎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夫周秦之際天固將大有變易以開萬世之治當其時學士大夫皆見及之豈獨荀卿與其徒一二人之私言哉吾讀呂不韋之書有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

為其不可得而法又曰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呂氏之書所采皆當時士大夫之說然則因時變法固當日之通論矣秦雖不用李斯而呂氏之徒固在也以其說施於天下則亦李斯也豈必荀卿子哉當戰國時守先王之道而欲用之當世者莫如孟子孟子之道不行則天之意固可知矣彼荀卿呂不韋之徒不可謂不知天者也周之衰也天下之國無大於秦楚繼周而有天下者非秦即楚耳荀卿子在楚呂不韋在秦其地之相去至遠而其言若合符節則使秦人不得天下而楚得之其改變古制猶夫秦也而後之儒者乃以變古為始皇罪遂於數千年後欲胥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為秦人笑也

秦始皇帝論下

俞樾

昔周公制謚法使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秦始皇帝以為如此則是臣子得議其君父也於是廢謚法而自稱始皇帝其子稱二世皇帝自二世三世以至萬世傳之無窮後之論者莫不以周公之制為是而非始皇帝夫謚法非古也堯舜禹皆名耳未有謚也自周而興之自秦而廢之何必周之是而秦之非哉周以前蓋有以十干為號者然而以十干為號則前後有時而相襲故成湯曰乙紂之父亦曰乙讀易者疑焉湯之孫曰甲武丁之子亦曰甲讀尚書者疑焉秦以為世號則雖質而不至於無別視古人十干之號或反勝之美漢世諸事皆仍秦舊而獨復謚法然太史公於高帝紀曰上尊號為高皇帝於文帝紀曰上尊號為孝文皇帝稱尊號而不稱謚蓋亦避秦人臣子議君父之嫌也則何如仍用秦法而以世紀哉後世浮文日盛而謚號益繁唐德宗時顏真卿言元宗末姦臣竊命列聖之謚有如一至十一字者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皆從初謚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而議者以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

不可輕改竟不果行夫使後世而亦如秦人之以世為號又安有此紛紛者哉是故秦人之制雖異於古未可盡以為非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夫禪之與繼至不一矣而孔子以為一者惟其宜而已矣故曰以變古罪始皇不知變者也

秦始皇扶蘇論

魏世儼

嗟夫戰國之君齊威燕昭趙武靈去矣其餘乘軒錫爵執桓信穀蒲以子臨百姓者莫非沐猴而冠鼠而人拱孰能布政令任賢才撫御其民以爭衡天下乎此秦所以得強于一時也始皇之才力足以兼并六國而其自處則甚于六國之君殘暴生民殺戮良臣天是以不欲扶蘇之為其嗣永其祚而故使斯高矯詔殺之也李斯趙高既立胡亥自以為得計而可長保富貴利權矣豈知斯亦遂備五刑就夷滅哉此又天之所以報李斯也吾意小人之于其黨當其同謀時出肺腑誓生死雖父子兄弟所不能及迨其爭權利則反相擠擊若寇仇之不相容陰鷙刻毒莫可得而解如鬪椒之于為賈趙高之于李斯亦足鑒矣蓋天以二世斯高報始皇以趙高報二世李斯而又以子嬰報趙高小人轉相賊殺不盡不止人亦何為而與于小人之黨哉而吾獨惜乎扶蘇之生之不幸也

李斯論

姚鼐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富秦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為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為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

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為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其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晏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耶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也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閒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甯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耶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項羽論

賈賂孫

韓信謂漢高帝曰項王爲人喑噤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剝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君子曰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者韓信已觀其深矣夫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似非可同情而論也匹夫之勇其失天下易見而婦人之仁其失天下也難知然惟其爲匹夫之勇是以成其婦人之仁何也凡人之情易怒

者必易悲而悻悻然有一朝之忿者及其大事當前反循循然優柔而不能斷此無他故患在不忍焉爾古之人有大不忍而稱勇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也有大不忍而稱仁者救民於水火是也夫惟聖人能以大不忍之心行大不忍之事自非聖人凡有大不忍之心者必有大忍之力以濟之所謂大忍之力者非以忍吾之所忍蓋將以不忍吾之所不忍也白刃加於頸見流矢則忍之非忍流矢也為其所不忍者有甚於流矢者也蝮蛇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非忍於手足也為其所不忍者有大於手足者也古之豪傑英雄所以深沈凝固以成天下事於一旦者不過能忍而已而匹夫婦人不然不忍於事則傷於勇傷於勇則其所為勇者不過喑噫叱咤而已矣不忍於情則傷於仁傷於仁則其所為仁者不過言語嘔嘔與人涕泣分飲食而已矣何則其所不忍者小也所不忍者既小則其所忍者必大至於所忍者大而其敗有不可勝言者矣須臾之辱不能忍而於終身之愧恥則將忍之一戰之敗不能忍而於社稷之傾覆則將忍之一人之怨不能忍而於黔首之塗炭則將忍之亦惡在其為不忍哉項羽憤田榮之反齊欲以全力殲齊使漢王得以乘間定三秦據敖倉取滎陽而不顧也憤黥布之反九江自留下邑攻而破之使漢王得以乘間收散卒據成臯而不顧也不忍小怨而忍大雖此其所以為匹夫之勇也項羽夜坑秦兵二十萬人屠咸陽火三月不絕及漢王身在掌握者數矣憐而不殺忍於降卒而不忍於仇敵忍於二十萬人而不忍於一人此其所以為婦人之仁也身敗名滅為後世笑豈不宜哉昔者勾踐能忍會稽之恥身執槃匱妻執箕箒凡二十年而漢高帝亦能忍滎陽成臯之敗堅壁持久以老楚師然而行成之請夫差不忍殺勾踐而勾踐忍之於姑蘇鴻門之會項羽不忍殺高帝而高帝忍之於垓下劉項成敗之機固於忍不忍之間決之矣

語曰得士者疆楚漢之際豪傑并爭智謀之士所在多有而吾竊怪項氏之無人也項王入關不務安輯秦民而收寶貨婦女以東遂使秦人怨入骨髓而沛公得以還定三秦此楚之所以敗也然沛公初至關中見秦宮室幃帳欲留居之此其志與項王何異使非張良樊噲交諫則項王所為沛公先之矣吾於此嘆項氏之無人也彼范增號為智士而所見曾不及樊噲何哉或曰項王暴虐非可諫者是不然項王圍外黃三日而降將盡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項王曰外黃畏彭越故且降以待大至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項王竟從其言然則項王非不可諫而為楚之臣者曾一孺子之不如矣或又曰項王雖得人不能用以韓信之才陳平之智卒使去而歸漢其他可知矣是又不然韓信去楚歸漢微滕公則已坐法斬而滕公言於漢王亦不過以為治粟都尉及蕭何薦之乃為大將漢無蕭何高祖安知有韓信哉陳平得用於漢由魏無知其後為灌嬰之徒所讒平欲求去賴魏無知卒保全之然則信與平之不用於楚非項王之罪彼范增鐘離昧之徒安在我以陳平韓信在其軍中而不知也夫二子在楚楚無知者是可知楚之無人矣烏乎此楚之所以敗也

范增論上

管同

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為弑義帝之兆而謂增之去當於其時是不然范增者項氏之私人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其始說梁立義帝其視帝也猶奇貨也及其事羽而事且垂成其視帝也猶贅疣也增且不樂有帝夫何有於弑帝而去之雖然增為項氏私人而其說梁以立帝則亦可為失計之尤者矣昔者六國之君徒務富強而不行仁政考其所為卒皆殃民之事故一旦始皇者出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如以猛虎逐羣羊而六國之民始則倒戈繼不聞言而報怨何者其君暴虐無以深結於民也六國之亡楚為無罪自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憐之者特以憤秦之欺而咎其君拒屈平之讒言聽子蘭之佞說輕其身

以設虎口也非有故主之恩遺民之痛而增之勸立其後何哉且夫楚固列國非天下之共主項氏之意欲亡秦而取其天下則立楚之後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鼓其遺民之痛而所謂燕齊韓趙宋衛中山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得而悉動耶增之為謀於是乎悖矣然則梁從其計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其故何與曰此非為從增計也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陳涉吳廣之起也詐稱扶蘇與項燕燕固楚將而扶蘇親始皇子欲亡秦而借名其子夫豈民所樂從者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揭竿一呼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遂並起而亡秦族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欲為變則從之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夫以匹夫取暴主天下其名甚正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以自成其篡弑之名而使天下得以藉口項氏之用人如此吾固知其非漢敵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范增論下

管同

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難而止增之勸梁立帝也其為失有以異乎曰奚其異取天下而借實於是盜賊因資為亂者也取天下而借名於共主是強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英傑之主崛起草萊唾手而成帝業則亦安用是哉然而由今論之則酈生說猶可行而增之謀必不可用何也天下之事實重而名輕然吾以為借之以實實有時而可收假之以名名遂無時而可廢今夫酈生之勸立六國也其究歸於失實而已事敗而急圖之不負惡名於天下為漢王者苟深得操縱駕馭之方而制之有道胡為不可行若夫共主之名則天下之所共重者也昔者周室既衰齊桓晉文之徒假勤王而成霸業漫淫至於戰國共主益微秦人負虎狼之心終以劫天子為惡名而不敢遽為吞周之舉當其時梁趙欲歸秦以帝而魯仲連者以為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既為言之而梁人遂止夫周之王與秦之帝固皆所謂名焉者矣觀其事與魯連之說則共主之重蓋可知矣項氏之起非有尺寸乘勢崛起隴畝之中是亡

秦而號令天下既立義帝則遣將惟其人立約必從其意事須報命而後行惟順與忠斯可一搖手舉足天下且羣起攻之彼太新城三老之所以說漢王者其事豈出於意外者乎故吾謂范增者度項氏可以終身北面事人也則是謀無害如其不然則伏弑逆之心於始謀之日增與項氏甘共當之而不知其非善計也秦非桓文之時楚無周室之重輕奉人以帝王之尊卒受魯連所言之害以自蹈於秦所不敢而使漢王得以為資因乎其名而喪乎其實其失計豈酈生之可比也哉嗟乎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世以置君為兒戲而不知其不可輕也明太祖之起也欲奉韓林兒謀蓋與增相類其時獨劉基毅然止之嗚呼若張良與劉基則可謂能知天下之計矣

范增論

劉鴻翔

史稱范增好奇計佐楚滅秦項王不聽其計故亡余觀增之為項王謀皆計之最下者嗟乎增之計不過在殺沛公而已其謀殺沛公也曰奪項王之天下者必沛公也夫草昧英雄崛起之會非特主擇臣臣亦擇主焉伏波由天水赴洛一見光武曰帝王自有真高祖濶大之畧勝於光武張子房志在相韓道遇沛公說以太公兵法數為天授留而不去沛公與項氏並起增與楚非有君臣之分也增果識沛公之必得天下何不舍楚歸漢為帝者師而始終從一僇悍之項王乎此其為計亦左矣且增謂沛公之必奪項王之天下者何說也沛公之勇不如項王之勇沛公兵將之強不如項王之強當楚破秦軍項王召見諸侯王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王固無敵於天下矣而增之獨畏沛公畏其不愛子女玉帛也項王何嘗愛子女玉帛乎使增果有佐命之材勸項王如沛公與民約法三章以收天下之心使天下畏楚之威懷楚之德沛公一西蜀諸侯耳夫何能為害嗟乎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秦為無道故項王得帥諸侯滅秦民以為將拯己水火之中也章邯降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於新安入關殺子嬰屠咸陽

夷秦之宗廟楚秦之宮室掘秦之陵墓此天下所以復與楚為仇項王之所以亡天下也豈在沛公哉且夫王者不死天命在沛公豈項王之所能殺乎如或項王聽范增鴻門之會沛公盡於項莊之手則是沛公無天命也即云黥布吳芮臧荼田市之徒不足以制楚沛澤之中天必復出真人以為蒼生主項王決不能有天下何者項王之所為皆亡秦之續天去一秦必不再置一秦也而增擊碎玉斗切齒於項王之不殺沛公謬矣吾觀沛公之得天下子房蕭何外陳平韓信之功居多平與信皆楚之亡將項王不識可也增亦不識之乎不識平與信之才是不明也識平與信之才而不引之以為謀主是蔽賢也滎陽之圍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而增遂疽發瘡滅矣是增之亡亦增計之拙也蘇子瞻謂增不去項王不亡增不去與項王同死於垓下而已矣安能不亡哉

范增論

俞樾

范增非智士也留侯始將以少年百餘人往從景駒道遇高祖遂事之而不去更始之立也豪傑多薦鄧禹而禹不從及光武安集河北禹乃杖策追及之於鄴夫智者之審於所從也如此韓信數以策干羽羽不用始逃楚歸漢陳平為楚將以罪懼誅乃杖策而投高祖此二子者不可謂不智吾猶惜其始之不審所從也是故范增非智士也君子之事其君也苟其君未至如傑紂之無道則無不可以善其終白圭仕魏或惡之於魏文侯文侯不聽蘇秦仕燕或譖之於燕王燕王案劍而怒夫蘇秦之徒猶能使其君信之而不疑況君子乎古之君子將依其人以成功名必有以深結乎其入者是故蕭何守關中用鮑生之言而高祖悅寇恂守河內從董崇之計而光武喜然則處艱難之際使其君信而不疑者必有道矣陳平既歸高祖而灌嬰之屬交譖之夫陳平楚之亡卒而灌絳皆高帝故人然平能使帝益厚己而不惑於諸將之多言安有身為謀主者十餘年而猶為敵人所間者哉是故范增非智士也

陳勝論

魏禧

古今發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功者必有人為之謀主謀主立而羣材有所憑賴而進自商周之初下至秦漢之際五胡十國分崩割據莫不皆然陳勝起戍卒首大難除秦之暴其功當王天下然不久敗亡者恃甲兵之眾攻城畧地之易不知求賢以自輔而無謀主故也天下無時不生才世亂才益多然用之各有其時所宜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吾嘗以為豪傑犯難特起與人臣當國家之變轉敗而為功其人才不足用者蓋數輩文章名譽之人浮言無實肉食之家科名之士多鄙夫遺老舊臣守常理拘常格而不知變高節篤行者堅僻迂疎遺忽世務不切于用故草創顛危之際率多右戰功尊武臣且夫攻城畧地以取天下此固兵強馬壯者之事然天下之勢攻取有先後激勸名義有機立國之遠且大者有規模求賢有道而得民心有術此則非武臣之所能及也唯明主知其然故封賞必先武臣而後謀大計則必求天下之俊傑以為謀主辟猶運車者之必求其軸而使舟者把其舵舵定則帆檣高師櫓工各奏其能軸堅則三十六輻皆附是故謀主立而羣才轉者自然之勢也勝反其道而何以成功或謂天道後起者勝涉首難故無成按二世元年七月陳勝吳廣起兵于蕘九月劉邦起兵于沛項梁起兵于吳秦積暴一世尤甚起兵誅之非無故發難以毒天下者比而劉項之起相後僅二月其去首難者幾何當是時沛公最得士故終有天下項氏得一范增不能盡其用故幾成而敗其他田氏韓氏趙氏之屬皆無豪傑為之謀主旋起旋滅或終為臣虜固不足怪勝所始造謀者獨恃一吳廣而廣小器鄙夫未幾叛勝孔鮒張耳中材之士勝得之謀且不用此勝之所以不成者嗚呼可鑒也

陳勝吳廣論

魏世微

或曰秦之亡也陳勝吳廣為天下倡誅暴以救民功莫大焉宜其可以得天下而敗亡不旋踵者其故何

哉意者楚人剽悍易於始而難於終與魏世倣曰嗚呼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民命之重因以見天心之仁愛如此也嘗攷秦漢訖元明間其所以治而亂亂而復治者不知其幾興亡成敗之故固必由於人事然天下兵端未起而首事戰爭卒用得天下者則數千百年所未嘗有孫子曰兵凶器戰危事傳曰無為禍始蓋古之得天下者初未始有取天下之心也見生民之轉於水火不忍坐視起而救之既除暴虐功德日隆當世豪傑莫之或先故天下之人推而奉之以為天下之君然世之衰也小人進而君子退賞罰無章風俗敗壞天下之人競習為巧詐險毒之術其勢非交相屠殺以去其險悍之人則不能復歸於治而其時生民之死於鋒鏑之下者往往數十百萬蓋世之英雄有志爭天下者必殫其兵力境外赤子視為仇讐誅之必盡甚或殘掠其境內以極一身一家之欲且夫首事者舉事於一隅四方之眾聚而攻我財力固有所不足則必竭百姓之膏脂抽丁壯以為守禦而天下之效尤者必且百十而起大者自署王侯小者乘間為盜賊天下兵端自我而始則百十萬人之死皆由於我淫殺焚掠之慘陰足以干鬼神之怒顯結百姓之怨嗚呼是豈天心之所佑哉是以真人之舉事也必思之深籌之熟不敢輕發以倡大難屠戮生民而逞一己之志夫天生大畜所以養人多殺然且有罪而況於百十萬人之命皆由我而死乎此勝廣之所以終敗也唐末王仙芝首聚而為盜蹂躪州縣不數年輒敗亡黃巢因之至破京師僭大號夫盜本以害人而首倡者亦祇為後起之資況首倡以爭天下者邪傳曰天道後起者勝信矣夫

讀張耳陳餘列傳

惲敬

穀梁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鵠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鵠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古之作史者辨於物析於事慎於文辨於物故名正析於事故理順慎於文故勸懲明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壯士意其可以私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

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不可以私問也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貴高貴高喜曰吾王審出乎貴高之心惟知有王故問出王不問赦高也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泄公之心惟知有高故復言赦高不言出王也至貴高絕吭死太史公斷之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如是而已何也家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諸侯之臣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皆大亂之道如貴高者足以聳動激昂入人肝膈然而君子不以仁義褒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於此可以觀矣

古今史論大觀後編卷之七

江陰繆筱珊先生鑒定

華亭雷瑒編輯

兩漢君臣論

吳湘賢

人恃天以生恃養且教以生生教養天之功也天不能即教養之工人共代之而君臣之事起焉故大小臣曰工即而叙者為有功待以慶賞不則刑伐及之君推誠於下臣忠以事上三代之盛道悉由此蓋古者舉人與事於人各有不容自己於天人之事而已無所利不容己者何也則仁義是也天之理而人之道也自漢以來君臣之相與利而已矣漢高曰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置錯曰爵者出於口而無窮蓋樹鵠誘進則人爭志之矣肺腑相京師而諸侯奉金玉嚴助出入禁門而淮南賂遺貪吏公受取不已為民苦患然貨賂流善事上官通賓客飲食而慶賞來矣弊甚峻法法適藏奸即賢者亦娒娒廉謹避權勢備員蓋君臣各倚挈伺詐權謀以相顛倒而獲其功用故郗慮曰君臣生於利淮南口君臣相欺也且利之中人舊耳伊尹既放太甲勢駸駸代商而千七百七十三國帖然以安無謾詞譁說周公負屨蔡管流言則以見人心風俗之升降也魏武承漢祚不知所變十五年令曰若必廉士齊桓何由霸盜嫂受金者吾得而用之二十二年又令曰舉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孝不仁故朗羣販漢賈充亦販司馬六朝一迹隋唐五代蓋利之為禍於是烈矣利極而復有宋大儒輩作出處進退一準於義不然則去如棄敝屣蓋志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動之無論富貴也然大聖人吉凶同患以行君臣之義之學殆絕於天下矣然賴其絕利守義人心有正則固誦學力也嗚呼立人道而奉天時其事未易易矣蓋明辨義利崇尚氣節為人心風俗樹長畫哉

漢高帝論

周樹槐

敬保元子劉宏濟於艱難當時海內久安康王立四方無虞彼其艱難者安在耶夫君崩而嗣子幼則天下將有意外之患故必屬諸大臣以鎮撫之高帝在位十二年反者九起殞死而黥布陳稀作亂其欲屬大臣以安劉氏情也豈必知呂氏哉洵既鑒其私智欲附會以苟成其說則不得不推其不去呂氏之故於將相大臣呂氏留而亂作則不得不推其欲損呂氏之權於斬樊噲且夫噲忠烈鴻門譙羽非諸將所敢望其諫處咸陽宮及排闥涕泣雖良平何參有不能會不阿帝於生則必不叛帝於死其不肯阿后以危劉氏明矣而洵顧以椎埋屠狗斥之孟子曰此之謂失其本心洵之謂矣且洵又曰帝意百歲后將相大臣有武庚祿父而無以制之家有主母則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故留呂氏以待嗣子之壯吾不知洵所謂豪奴悍婢者何人也信越布希帝既生而誅之當時存者何參平勃陵嬰諸人耳非有梟桀難制內握重兵外據大國者也坐城市而憂猛虎乃先飲鴆食堇以俸虎之斃吾見虎未至而身先死矣宋明帝時后兄王景文忠貞帝倚任之既慮景文有異圖遂遣使賜藥死顧以褚淵受顧命蕭道成為右衛將軍後世人主欲為子孫計而以不可知之故橫生疑忌賊殺親臣以亡其國者則皆洵之智也洵賢者工於文智足以文其辨其害於人心尤甚故吾惡之吾非惡智惡其鑿也洵論子貢魯可存齊可無亂吳可無滅嗚呼其智若此吾蓋惜之矣

書漢高帝世紀後

劉鴻翔

世謂唐宋之得天下由藩服漢高帝起亭長為得天下之正非也帝王得天下之正在德不在臣與民之分唐宋由藩服湯武亦由藩服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湯武之得天下亦不得為正乎哉高帝誅無道秦與民約法三章成漢家四百年之治此其所以為正也要亦去唐宋無幾耳不然人有十等冠履之分至庶人而極如必以起於亭長為正則三代而上雖諸侯迭相侵凌從無匹夫不靖之謀自